抒怀

何似西窗谷雨茶

□ 靳小倡

谷雨，一个散发着稻香的湿润名字，坐落于春末夏初，长在土地里，落在诗词中。

细风斜雨，雨生百谷，尽城花香。农人种瓜点豆，播谷插秧，文人敲句吟诗，观雨品茗。一壶煮沸的谷雨茶，在唇齿间回绕。有浓淡，有冷暖，亦有悲欢。万千滋味，融入了世事与情感。

谷雨茶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，古人云："诗写梅花月，茶煮谷雨春"。谷雨茶是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，又叫三月茶，与清明茶同为一年中的佳品。

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谈到采茶时节时说："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"唐昭宗时户部侍郎陆希声《茗坡》诗云："二月山家谷雨天，半坡芳茗露华鲜，春醒酒病兼消渴，惜取新芽旋摘煎。"晚唐著名诗僧齐已留下了三首谷雨有关的茶诗，其中一首是《谢中上人寄茶》："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，绿嫩难盈笼，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，试煮落花泉。地远芳香寄，无来又隔年。"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，翠绿鲜嫩的春山野茶很稀少，乃至天色将晚时，还未采摘满筐，尽管谷雨佳茗难得，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招来邻院的客人品谷雨茶。大文豪苏东坡对谷雨茶也留下了"白云峰下两旗新，腻绿长鲜谷雨春"的千古名句。

民间谚语云："谷雨谷雨，采茶对雨。"谷雨时期采摘的茶细嫩清香，味道最佳。故谷雨品茶，相沿成习，俗话说："尘纷浊世多烦忧，雅茗居里茶一壶。品茗会友同享受，一杯入肠解千愁。"谷雨时节，沏上一壶谷雨茶，伴着高山流水，杯里的波涛，高过海边的浪花，高过白露之后的月色和莽莽的群山。舒展的叶片，兀自打开尘世的秘境。

季节的茶香和暗语，让久别重逢的喜悦穿透颠沛与流离，以氤氲之气，供养诗歌与社稷。

茶生水之畔，山之巅、坡之阳、壤之饶、常年雾气遮绕，烟岚窈窕，吸天地之灵气，纳日月之精华，谷雨时节，采其嫩叶，或如雀舌、或像尖枪，机揉手搓，所制之茶，如银针，似毫勾，色泽嫩绿。

"玉盏生液，金瓯雪泛花"。茶乃世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人生亦如茶，却总会有淡淡的愁苦。

一杯谷雨茶在手，让人忘却几许烦忧。时光若水，无言即大美。穿过钢筋水泥筑就的红尘，看破功名利禄编织的虚无，才有了自成的格调和对岁月的了悟。茶中有大道，风餐露饮，海宽云阔，都是归属。

汲日月精华，沐春水秋露，以欲笑还颦的豁达，过滤心境，让弹指而过的光阴收藏灵性。世事摇曳。欲语还休的静默，透着澄明。

再华丽的词语，也比不过谷雨茶那一缕缕温存。

年华 印象

苗青/摄

生活

春田花事

□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明德中心小学 龙点晴

久违的阳光露脸时，春天她终于睁开了眼睛。窗外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，流动的阳光，寻访冒着芽尖的小草，打开鼓胀的骨朵儿。

由了这欢心的光，我想起春天里的花事。

小时候，屋后有个小山沟，山沟里正好有一棵桃树。一到桃花盛开时，我们几个小女孩结伴飞奔而去，一人爬树，一人树下接，合理分工，折下几枝桃花，便快步往家跑。因跑的步子太大，那开了的花，没到家就被抖掉了一半。

往玻璃瓶里灌满溪水，将桃花一把插进去，搁置在房间里，之后就不理会它了。过了几天，花苞们一个接一个地开了，又落了，花瓣铺满桌面。我最喜欢的还是骨朵儿，晚上还是骨朵儿，到了早上就开了，总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事情，也是有盼头的事。

插在桌子上的除了桃花，还有映山红。桃花粉得羞答，映山红红得耀眼。一粉一红，其实搭着并不怎么好看，它们应该分属不同的空间。不过那时，我们也不管好不好看，只知道花开的日子，就要把五颜六色的花"搬"进家门。

屋后的山上一般没有映山红，我们要跑到山里头去折。山路边也会有映山红，而我们很少去折它，我们总以为开得最红艳的花定是躲藏起来了。"啊，那里有一棵。"这样兴奋的声音传来，一定是那一抹藏在密叶与荆棘中的红色被我们发现了。很多时候，你牵着我，我搭着你，小心翼翼地折几把上来。分一分，一人几枝，举着冲下山坡。脚踩黄泥，眼望白云，快哉乐哉。

一如往常，将映山红在瓶中插好之后，任它花开花落，我们兴许又去山里采蕨拔笋去了。

那时候，大人们常说：下雪的冬天过去了，就是春天啊。它不需要我们等，我们的房前屋后，天地之间都是春的消息，一出门，春天就被我们带回家里了。

畅情

土布

□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唐世日

四个月前，母亲从楼上的老柜子里，翻箱倒柜地将祖母遗留下来的破烂的土布衣服一件一件地清了出来，一件一件地清洗干净凉干，又一件一件地整理好。

六十多岁的母亲告诉我，她要用它们来为我填纳两双鞋底。淡出我生活三十多年的土布又一次被母亲唤醒。

记得五岁那年，母亲把她一梭一线织出来的白色土布染成青蓝色，一针一线缝成帅气的土布衣服。上学了，走出家门，母亲怕同学笑话，于是，极不乐意地把家织布衣服换成了用工厂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。后来，走进大学，参加工作，都已经习惯了穿西装、夹克、羽绒服。土布，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
近来，母亲从堂伯家讨要了一捧粘性特强的小米，在水中浸泡了三天三夜后，用一个闲置不用的罐子蒸熟。从书架上翻出几片硬纸板，剪成鞋底的样子。不知又从哪儿找来两三块宽约一尺，长约两尺的木板。三十年后，又一次亲眼目睹了母亲填鞋底。只见她先将剪好的鞋底平放在一块木板上，用一根筷子，缠绕了十几根从土布扯出来的纱线，在蒸熟的米饭上来回裹着，然后，把四个月前清洗干净的家织布按照鞋底的样式一块一块地粘在一起，十多层后，她便放在一块板上，再把另一块盖在上面，放在凳子上坐在屁股下。而继续用同样的方式，做另一个鞋底。几个来回下来，千层底就被母亲制作出来。母亲又用同样的方法制成鞋面。

看着满是白发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的母亲，我内心一阵牵动，不由自主地说："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，还做这鞋子……"

"这一双是做给你穿的，在外穿皮鞋，回来换上布鞋，找回家的感觉。另外两双是……"母亲还没有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。

在我的家乡，人老死去就穿着土布老衣回归自然。于是，双亲弥留之际，儿子要为双亲准备九件土布老衣，女儿准备三双土布老鞋。母亲只生有我和弟弟，没有人给她和父亲做土布老鞋。自然，重担就落在她自己身上。

母亲做好后我才发现，一双是给我做的，另外两双就是母亲和父亲的老鞋。

母亲不知道，她为自己和父亲做老鞋最终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，但她已经想到了自己老逝的那一天，她要和土布一起回归到最原始的存在方式。